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引文数据库新刊入库期刊

区域国别学刊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关于区域国别学发展的一些看法：世界史学科的视角

陈晓律

中、德两国区域国别研究核心概念及研究方法比较

张磊

基于数据主权视角的全球治理机制建构——挑战、导向与路径

熊震浩 孔祥宁

马克龙非洲政策的内核、调整和特点

王战 徐冠男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巴西的阐释与传播现状研究

崔艳红 刘力行

2024 总第40期
第2期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主办

区域国别学刊

二〇二四年第2期

外研社

加拿大何以隔绝“能源诅咒”？ ——基于“经济现代化—产业 联盟—产权制度”的分析视角*

宋亦明 陈福临 蒋欣辰

内容提要：加拿大通过大规模的能源开发实现了明显的经济增长，而其他大多数能源出口国则陷入了经济增长趋缓、停滞甚至衰退的“能源诅咒”泥淖。本文运用以经济现代化始点为自变量、以产业联盟形态与产权制度类型为中间变量的分析框架，探讨加拿大隔绝“能源诅咒”的原因。由于加拿大属于较早开启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国家，其各个产业基本以“原生型”模式自主发展，而政府并未大规模推动和干预油气产业的发展。这导致以下结果：一方面，其油气产业联盟与其他产业联盟的实力相对平衡；另一方面，其在油气领域建立了私人产权制度。因此，加拿大油气产业从未缴纳超额的税收和外汇，直接向其他产业提供过度的补贴，影响加拿大选举并与政治家进行利益交换，使加拿大有效阻隔了生成“能源诅咒”的上述三条病理渠道并形成了多元均衡的产业布局。因此，加拿大不仅能够继续推进工业化进程和产业升级，还可以有效缓解能源价格波动的负面效应，最终实现经济持续高质量的增长。

关键词：能源诅咒；加拿大；经济现代化；产业联盟；产权制度

作者简介：宋亦明，政治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研究领域为能源政治经济学、比较政治经济学（北京，100089）；陈福临，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202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领域为加拿大政治与经济（北京，100037）；蒋欣辰，巴黎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2022级硕士研究生，研究领域为国际发展及法语国家地区研究（巴黎，75007）。

中图分类号：F41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2733(2024)02-0132-22

*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一带一路”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政治风险研究，项目批准号：2023ZX026）、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能源诅咒”的政治起源：经济现代化、产业联盟与产权制度，项目批准号：2022QD041）的阶段性成果。李巍、迈克尔·罗斯（Michael Ross）、王正毅、王明进、郑宇、田野、黄琪轩、夏敏等人对本系列研究的初稿提出了若干建设性的修改意见，周心培查证梳理了多项资料，笔者在此一并感谢。

一、引言

近半个世纪以来，能源出口国之间的经济增长失衡问题逐渐凸显。对世界主要能源出口国在过去 60 年经济绩效的统计显示，仅有加拿大等 6 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净值超过了世界的平均水平。^① 数据显示，加拿大 2019 年的人均 GDP 高达 49,884 美元，与 1960 年相比，累计增长了约 224%。^② 可以说，加拿大的经济增长幅度和速度远高于绝大多数能源出口国的同期水平。如果将能源开发与出口拖累经济增长、诱发发展陷阱的病理现象称为“能源诅咒”（Energy Curse），加拿大并未陷入“能源诅咒”的泥淖。那么，值得探讨的问题在于：加拿大有何独特之处使其有别于其他能源出口国而隔绝“能源诅咒”？加拿大借助该因素隔绝“能源诅咒”的逻辑是怎样的？

笔者在先前的研究中回溯了诱发“能源诅咒”的结构性变量，并阐释了其作用机制，建立了以经济现代化始点为自变量、以产业联盟形态与产权制度类型为中间变量的分析框架。^③ 简言之，国家开启经济现代化进程的早晚极大地影响了其经济发展模式。经济现代化始点较晚的能源出口国往往采取政府直接强力干预经济的“追赶型”发展模式，该模式有助于在短期内催生实力强大的能源产业联盟，并建立能源领域的国家产权制度；这使能源产业有能力且必须（必然）贡献超额税汇、提供过度补贴、影响选举结果，进而使政府与政治家对能源产业形成了病态依赖，导致了国家最终形成能源产业畸大的产业结构。能源产业畸大的产业结构会在国内层面拖累后续的工业化进程、在国际层面放大能源价格波动的负面效应，受此影响的国家陷入了“能源诅咒”陷阱。

基于上述分析框架，本文尝试探讨加拿大隔绝“能源诅咒”的历史根源及产业逻辑。本文其余部分从五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二部分回溯加拿大开启经济现代化的条件和进程，大致明确了其经济现代化的始点；第三部分阐述与经济现代化

① World Bank, “GDP Per Capita (Constant 2010 US\$),”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PCAP.KD>, 访问日期：2023 年 2 月 6 日。

② Groninge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entre, “Penn World Table Version 10.0,” <https://www.rug.nl/ggdc/productivity/pwt/>, 访问日期：2023 年 1 月 7 日。

③ 宋亦明、吴泽平：《挪威隔绝“能源诅咒”的现代化基础与产业逻辑》，载《欧洲研究》，2023 年第 2 期，第 109—137 页。

始点伴随而来的能源产业联盟形态与产权制度类型；第四部分分析能源产业联盟形态与产权制度类型的政治效应，并观察加拿大是否最终形成了能源产业畸大的产业结构；第五部分探讨这种产业结构对近年来加拿大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后是结论。

二、加拿大经济现代化的条件与进程

19 世纪以来，一系列有利于加拿大开启经济现代化进程的积极因素先后出现。第一，加拿大定居者的民族共同体意识迅速觉醒，同期其政治和经济自主性明显增强。美国独立战争后建立的全新国家极大激发了加拿大殖民地民众的民族意识。^①1837 年末，加拿大爆发了一系列反抗英国统治的民众运动，部分民众还通过暴力反叛等激进方式，试图直接夺取对加拿大地方事务的控制权。^②1867 年 7 月，《英属北美法案》的生效标志着加拿大自治领得以建立。此后，加拿大在政治上进一步走向独立和统一。加拿大首任总理约翰·麦克唐纳（John A. Macdonald）于 1878 年主导出台了以鼓励移民、修建铁路运输体系、采取保护性关税为主要内容的宏观经济政策，大大增加了政府对经济事务的自主性。^③此后，加拿大在经济上更像一个独立的国家，而非英国的殖民地。

第二，来自英国和美国的大量国际投资为加拿大的经济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资本基础。实际上，19 世纪后半叶加拿大的经济繁荣是由大量外国资本和移民的涌入所推动的。^④加拿大工业发展所需的 60% 的资本来自美国等其他国家，其炼钢、发电、木材、矿山和面粉加工等需要的主要机器设备多由美国制造并由美国资本购入。到了 19 世纪 70 年代初，加拿大累计吸收了 2 亿加元的外国直接投资。1868—1899 年，加拿大净流入的外资存量达 11 亿加元；直至 1900 年，外国直接投资仍占据了该国全国投资总额的 25%。^⑤在外国直接投资的结构方面，加

① Roger E. Riendeau, *A Brief History of Canada*, New York: Infobase Publishing, 2007, pp.35-155.

② Scott W. See, *The History of Canada*, Westport: Grey House Publishing, 2010, p.78.

③ 李节传：《加拿大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24—228 页。

④ Penelope Hartland, “Factors in Economic Growth in Canada,”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15, No.1, 1955, p.13.

⑤ Stanley Lebergott, *Trends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19th Cent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718-719.

拿大在 19 世纪吸收的国外资本主要来自英国和美国。^①正是这些资本为加拿大多个产业的早期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促进了其早期增长和繁荣。

第三，大规模移民流入带来了可观的劳动力红利。加拿大地广人稀，劳动力禀赋严重稀缺，这长期制约着该国经济的发展。19 世纪上半叶，爱尔兰人、德国人、来自美国的黑人和华人大批迁徙进入加拿大。1815—1850 年，约有近 100 万人从英国移民到北美洲，仅 1831 年就有超过 4 万人移民到加拿大。^②这段时间，到达加拿大的英国移民总数甚至超过了加拿大原有的英国殖民人口。移民源源不断地涌入不仅带来了劳动力红利，还带来了规模可观的民间资金。加拿大政府的统计数据显示，在 1832 年抵达魁北克的移民一并带入了 60 万英镑资金。^③因此，加拿大政府于 1852 年成立了农业局，该机构的职能之一就是吸引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④可以说，大规模移民潮极大地塑造和推动了加拿大的早期经济增长，为其开启经济现代化进程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⑤

随着以上有利条件的出现，加拿大的经济和与社会面貌自 19 世纪 40 年代出现了明显的转变。首先，加拿大的产业结构逐步完成了从以农业为基础到以工业为基础的过渡。在此之前，加拿大的主要经济产品为小麦、豌豆、燕麦、大麦、黑麦和玉米等农作物；之后，造船业、鞋靴加工业、木材加工业和食品加工业发展迅猛，成为当时加拿大最主要的 4 个制造业部门。^⑥加拿大的农业机械制造产业异军突起，带动了加拿大型装备制造取得迅猛发展。^⑦在 19 世纪 80 年代，加拿大的纺织、服装、烟草等轻工业以及采矿、钢铁、化工等重工业均取得了长

① J. Douglas Gibson, “The Changing Influ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n the Canadian Economy,”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Vol.22, No.4, 1956, p.429.

② Douglas McCalla, “Des Pays d'En Haut au Haut-Canada : la Formation d'une Economie de Colonisation,” *Histoire, Économie & Société*, Vol. 27, No. 4, 2008, p.95. (《从上游地方到上加拿大：殖民经济的形成》，载《历史、经济与社会》，2008 年第 27 卷第 4 期，第 95 页。)

③ 张崇鼎主编：《加拿大经济史》，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38 页。

④ V. C. Fowke, “An Introduction to Canadian Agricultural History,”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Vol.8, No.1, 1942, p.61.

⑤ Roger E. Riendeau, *A Brief History of Canada*, New York: Infobase Publishing, 2007, p.121.

⑥ 李节传：《加拿大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92—193 页。

⑦ Marvin McNinn, “The Economy of Canad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Stanley L. Engerman and Robert E. Gallman,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ume 2: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86; Jaydeep Balakrishnan, Janice B. Eliasson, Timothy R.C. Sweet, “Factors Affecting the Evolution of Manufacturing in Canada: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 Vol.25, No.2, 2007, p.264.

足的发展。^①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加拿大的工业体系已经较为完备。^②

其次, 19 世纪 40 年代起加拿大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19 世纪 40 年代是加拿大经济史学家普遍认同的第一个经济扩张期。^③ 1850—1870 年, 加拿大的 GDP 增长率达到了 3.38%, 是 19 世纪后半半个叶内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④ 1871—1895 年, 加拿大的 GDP 增长率也为 2.5%, 其受同期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冲击明显小于其他西方国家。19 世纪 90 年代初, 加拿大已经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经济体之一。当时, 该国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仅次于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 人均制造业产值仅次于英国、比利时和美国。^⑤

最后, 受益于加拿大经济的增长和工业部门的勃兴, 在 19 世纪 40 年代前后加拿大人口数和城市化率的迅速增加。其一, 人口增长速度加快。1801—1901 年, 加拿大人口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 1821—1851 年保持了 3% 以上的较高人口增长率。^⑥ 1861—1901 年, 魁北克等原始四省的人口从 310 万增长至 460 万, 新开发省份的人口也增长了 70 万。^⑦ 其二, 人口死亡率逐渐降低。1871 年, 加拿大的人口死亡率为 1.9%, 1891 年为 1.7%, 1921 年跌至 1.0% 以下。^⑧ 其三, 城市化速度增快。1851 年, 加拿大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13.1%, 这一数字到 1871 年增长至 18.3%, 到 1901 年增长至 34.9%; 到 1931 年则增长至 52.5%。^⑨

① 玛格丽特·康拉德:《剑桥加拿大史》, 王士宇、林星宇译, 新星出版社 2019 年版, 第 170—172 页; Jaydeep Balakrishnan, Janice B. Eliasson, Timothy R.C. Sweet, “Factors Affecting the Evolution of Manufacturing in Canada: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Operations Management*, Vol.25, No.2, 2007, p.264.; 1870—1890 年加拿大各产业的发展情况, 详见: Kris Inwood, “L’Industrialisation d’une Société Rurale: L’Industrie Canadienne à la Fin du XIXe Siècle,” *Histoire, Économie & Société*, Vol.27, No.4, 2008, p.129. (《农业社会的工业化: 19 世纪末的加拿大工业》, 载《历史、经济与社会》, 2008 年第 4 期, 第 129 页。)

② 李节传:《加拿大通史》,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8 年版, 第 233—234 页。

③ Duncan M. McDougall, “Immigration into Canada, 1851-1920,”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Vol.27, No.2, 1961, p.171.

④ 钱乘旦:《世界现代化历程(北美卷)》,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第 116 页。

⑤ Marvin McNinnis, “The Economy of Canada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Stanley L. Engerman and Robert E. Gallman, 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ume 2: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58.

⑥ Nathan Keyfitz, “The Growth of Canadian Population,” *Population Studies*, Vol.4, No.1, 1950, p.47.

⑦ Kris Inwood, “L’Industrialisation d’une Société Rurale: L’Industrie Canadienne à la Fin du XIXe Siècle,” *Histoire, Économie & Société*, Vol.27, No.4, 2008, p.110. (《农业社会的工业化: 19 世纪末的加拿大工业》, 载《历史、经济与社会》, 2008 年第 27 卷第 4 期, 第 110 页。)

⑧ Nathan Keyfitz, “The Growth of Canadian Population,” *Population Studies*, Vol.4, No.1, 1950, p.62.

⑨ 高銮国:《加拿大文化与现代化》, 辽海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206—207 页。

产业结构转向以工业为主、经济增速加快以及人口数量和城市化水平提高，都是印证加拿大开启经济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标志，而多位学者也对加拿大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始点进行了研究。加拿大经济史学界普遍采用了“四分法”，即：1608—1820年为殖民地时代，1820—1870年为商业时代，1870—1920年为工业时代，1920年之后为现代阶段。钱乘旦认为，在英法“七年战争”后，随着农业拓殖者的大量移入和责任制政府的建立，加拿大才真正开启了经济现代化进程。^①邓肯·麦克杜格尔（Duncan McDougall）指出，加拿大经历了三个时期的经济扩张，第一个时期在19世纪40至50年代，第二个时期在19世纪70至80年代，第三个时期始于19世纪90年代末并持续到20世纪初。^②让-米歇尔·拉克罗瓦（Jean-Michel Lacroix）指出，1836年加拿大建成第一条铁路，标志着该国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开始。^③基于此推断出加拿大经济现代化的始点大致为19世纪40年代。因此，加拿大属于较早开启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先发国家，这对之后其油气产业联盟形态与油气产权制度类型均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三、加拿大的油气产业联盟形态与油气产权制度类型

在油气产业发展的历程中，加拿大并未走上政府大规模干预产业发展的道路，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四点。首先，加拿大较早地开启了经济现代化进程，因此，其国家政治和经济制度呈现出了协调体系的特征，有利于私人企业的发展和私人产权制度的形成。在国家政治体制方面，1867年的《英属北美法案》在加拿大确立了议会制君主立宪制政体，英国国王仍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实质上的行政、立法和司法分别由联邦议会、以责任内阁制为核心的联邦政府和司法部门分别行使。^④19世纪90年代之后，多党联合执政成为加拿大政治实践的一大潮

① 钱乘旦主编：《世界现代化历程：北美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6—7页。

② Duncan M. McDougall, “Immigration into Canada, 1851-1920,”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Vol.27, No.2, 1961, p.171.

③ Jean-Michel Lacroix, *Histoire du Canada. 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 Paris : Tallandier, 2019, p.191. (《加拿大史：从起源到今天》，达朗蒂耶出版社，2019年，第191页。)

④ 刘军：《列国志：加拿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15—139页；Jennifer Winter, “Making Energy Policy: The Canadian Experience,” Working Paper, 2018, https://jenniferwinter.github.io/website/MakingEnergyPolicy_Canada.pdf, 访问日期：2023年9月19日。

流，自由党和保守党轮流组建其执政同盟，这使得加拿大政府能够代表更为多元的利益群体，并且能够相对充分地保障信息公开和社会公平。与政治制度相适应，加拿大逐渐建立起了以高度市场化运行与政府施行有限监管为特点的能源管理制度。其各省政府只审批省际油气供销合同，而联邦政府只审批国际油气购销合同，除此之外的油气销售商业行为及油气企业的日常运作均由企业自行决定。^①可以说，加拿大的政治经济体制呈现出平等和理性的色彩，基本符合阿普特所说的协调体系的特征，有利于在油气领域形成私人产权制度。^②

其次，由于较早开启了经济现代化进程，加拿大产业基础雄厚且发展均衡，政府对油气产业征收超额税汇的动机并不强烈。上文已经指出，在 19 世纪，加拿大从造船业到鞋靴加工业，从木材加工业到食品加工业，从纺织服装业到钢铁化工等，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到 20 世纪初，加拿大的产业基础已经相当雄厚。譬如，仅 1900—1910 年的 10 年时间里，该国从事制造业的劳动力规模实现倍增达到了 50 余万人，由此制造业在加拿大 GDP 中的份额与农业持平。而到 20 世纪 20 年代，加拿大服务业占其 GDP 的比重更是增势迅猛，进而迅速超过农业和制造业。正是在这种多元产业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加拿大政府的财政收入长期充盈且稳定。因此，当加拿大出现油气繁荣时，政府也没有表现出对新兴的油气产业征收超额税汇的强烈动机。

再次，加拿大资本要素较为丰裕，有利于私人商业团体筹集足够的资本来进行石油开发。1837 年，仅加拿大地区就有 3 家特许银行，总资本达 200 万美元，而贷款和汇款都超过了 300 万美元。^③在 19 世纪 50 年代，加拿大各殖民地内部建立了统一的银行与货币体系。^④到 20 世纪 20 年代，加拿大国内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金融体系，股票、保险、抵押、信托、债券等金融行业蓬勃发展，这为资本

① 张洪涛等著：《矿产资源资本理论与实践》，地质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06 页；沈柳芳、王立华主编：《加拿大石油公司的计划与经营管理》，石油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6 页。

② 戴维·阿普特：《现代化的政治》，陈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5—21，第 27 页。

③ Douglas McCalla, “Des Pays d'En Haut au Haut-Canada: la Formation d'une Economie de Colonisation,” *Histoire, Economie & Société*, Vol. 27, No. 4, 2008, p.104. (《从上游地方到上加拿大：殖民经济的形成》，载《历史、经济与社会》，2008 年第 27 卷第 4 期，第 104 页。)

④ Jean-Michel Lacroix, *Histoire du Canada. 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 Paris : Tallandier, 2019, p.194. (《加拿大史：从起源到今天》，达朗蒂耶出版社，2019 年，第 194 页。)

的流动和筹集提供了重要的基础。^① 丰裕的国内私人资本为加拿大油气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观的融资基础，这也大幅降低了加拿大政府全面干预和大力推动其油气产业的必要性。

最后，加拿大政府并没有接受在后发能源生产国中非常盛行的能源国有化的规范，不会在此基础上建立国家产权制度。1946年之前，加拿大政府相对放任地鼓励私人企业开发和利用油气资源，并未出台明确的能源发展政策与监管规范。^② 1947—1973年，加拿大能源政策的主要目标是鼓励建设从加拿大西部产油省份到该国其他省区和美国的油气管道。^③ 就油气监管机构而言，直到1959年加拿大政府才成立了国家能源委员会，对油气产业进行系统的监管。^④ 20世纪70年代初，加拿大政府正式开始对油气产业进行有序地监管，但这种监管与俄罗斯和委内瑞拉等能源出口国的管制截然不同。除了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加拿大政府短暂地实施了干预性的石油定价政策外，政府只实行了相对有限的监管。20世纪80年代，加拿大仅有的国家能源公司也被私有化，可以说，“能源国有化”从来就没有进入加拿大政府的政治议程中。^⑤ 数据显示，在1975年之前，政府资本在加拿大油气产业中的份额仅占该产业全部资本的3%；1976年以后，政府资本在短暂触及最高的13%后又回落并长期保持在10%以下。^⑥ 显然，加拿大政府资本在该国油气产业中的份额远低于私人资本，因此，加拿大也不会在此情形下尝试建立国家产权制度。

加拿大政府对其油气产业相对放任的态度直接影响到了油气产业的产业联盟形态与产权制度类型。其中，就产业联盟形态而言，加拿大油气产业联盟的实力

① Scott W. See, *The History of Canada*, Westport: Grey House Publishing, 2010, pp.70-71.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加拿大大使馆经济商参处:《加拿大能源政策的演变》, <http://ca.mofcom.gov.cn/article/ztdy/200606/20060602527126.shtml>, 访问日期: 2023年7月21日。

③ Jennifer Winter, “Making Energy Policy: The Canadian Experience,” Working Paper, 2018, https://jenniferwinter.github.io/website/MakingEnergyPolicy_Canada.pdf, 访问日期: 2023年9月19日。

④ John F. Helliwell, “Canada Energy Policy,” *Annual Review of Energy*, Vol.4, 1979, p.175.

⑤ Miriam Edwards, “Public Choice Theory and Petroleum Policies in Canada, Britain and Norway,”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15, No.3, 1987, pp.369-370.

⑥ Jorge Niosi et Michel Duquette, “La Loi et les Nombres: le Programme Énergétique National et la Canadianisation de L’Industrie Pétrolière,” *Revue Canadienne de Science Politique*, Vol.20, No.2, 1987, p.330. (《法令与数量:国家能源计划与加拿大石油工业国有化》, 载《加拿大政治学杂志》, 1987年第20卷第2期, 第330页。)

与其他产业联盟较为均衡。第一，在产业联盟的组织性方面，加拿大油气产业联盟主要以行业协会为依托，主要关注油气领域的经济活动。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加拿大先后出现了加拿大石油协会（Canadian Petroleum Association）、加拿大独立石油协会（Independent Petroleum Association of Canada）和加拿大油井钻井承包商协会（Canadian Association of Oilwell Drilling Contractors）等重要的行业协会，^①上述协会涵盖了加拿大绝大多数的油气公司，代表了其油气从业人员的政治经济利益，因此，它们是其油气产业联盟的实体性组织。然而，这 3 家行业协会主要致力于协调成员企业在油气生产和经营活动的集体行动，并未在政治领域展现出明显的影响力。

第二，在产业联盟规模方面，虽然加拿大油气产业联盟的人数逐渐上涨，但其在该国劳动人口中的占比仍然较低。2001—2020 年，加拿大劳动力总数由 1222.9 万增至 1480.8 万，总人口数由 3069 万增至 3801 万。其中，油气产业联盟在该国劳动人口中的占比基本稳定在 1.13% 至 1.26%；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基本稳定在 0.45% 至 0.49%。显然，加拿大油气产业联盟始终保持了较小的规模。

第三，在产业联盟的工资方面，加拿大油气产业联盟的工资与其他产业联盟成员的工资差距并不悬殊，且呈现出与其他产业工资相同的变动趋势。据加拿大统计局对 1997—2017 年油气产业、农业、制造业、金融保险房地产业和教育服务业的工资统计显示，油气产业联盟的工资与教育服务业基本相当（见图 1）。油气产业联盟的工资增长曲线与其他 4 个产业联盟较为相似，总体呈现出同向同频的变动趋势。我们不难发现，加拿大油气产业联盟与其他产业联盟的工资差远远低于委内瑞拉、俄罗斯等能源出口国。

^① Glyn R. Berry, "The Oil Lobby and the Energy Crisis," *Canadi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Vol.17, No.4, 1974, p.607; Glen Toner, G. Bruce Doern, "The Two Energy Crises and Canadian Oil and Gas Interest Groups,"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Vol.19, No.3, 1986, pp.473-474; Ian M. Doig, "Canadian Petroleum Association - History and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Canadian Petroleum Technology*, Vol.4, No.2, 1965, pp.59-60; CAOEC, "The History of Canadian Association of Oilwell Drilling Contractors," <https://caodc.ca/history>, 访问日期: 2023 年 8 月 7 日; Global News, "Canadian Association of Energy Contractors," <https://globalnews.ca/news/7899076/canadian-association-of-energy-contractors-name/>, 访问日期: 2023 年 8 月 13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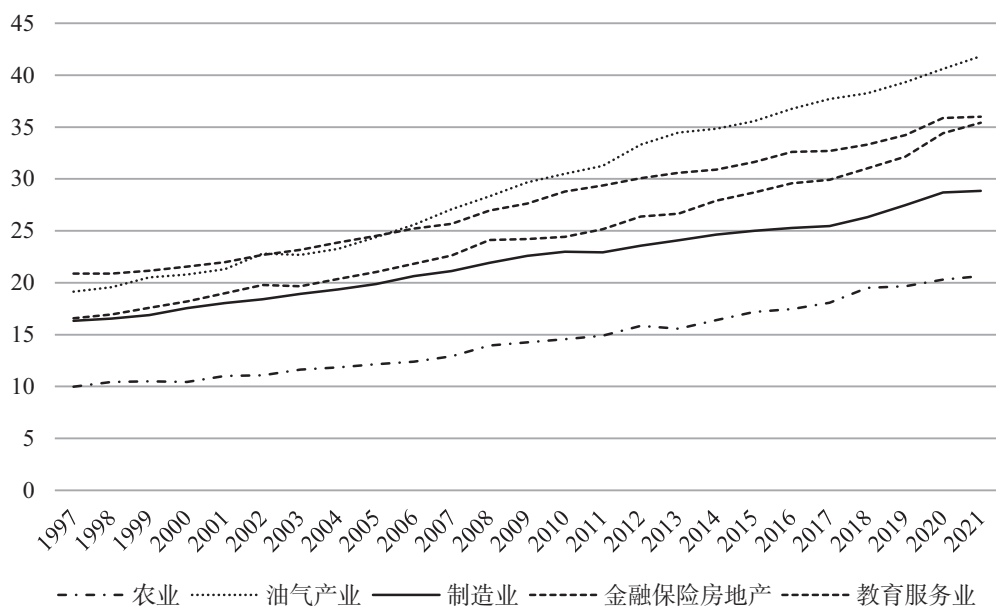


图1 1997—2021年加拿大主要产业单位时间工资对比 (单位: 加拿大元)

资料来源: Statistics Canada, “Employee Wages by Industry, Annual,” <https://www150.statcan.gc.ca/t1/tbl1/en/tv.action?pid=1410006401>, 访问日期: 2023年9月2日。

第四,在产业联盟的产值方面,加拿大油气产业联盟创造的产值占有所有产业产值的比例不高,油气产业与其他产业发展较为协调。1970—1997年,油气产业联盟创造的产值占加拿大所有产业产值比重的平均值仅为1.8%,而在其他大部分时间在1—3%的区间内波动。出现在1980年的唯一峰值也仅为5.23%,这一数字不仅远低于委内瑞拉和俄罗斯,甚至也远低于挪威。总之,通过对加拿大油气产业联盟的组织构成、人员规模、平均工资、占有所有产业产值比这几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加拿大的油气产业联盟的实力并没有强于其他产业。

就产权制度类型而言,加拿大在油气领域形成了私人产权制度。第一,在所有权方面,加拿大油气资产在绝大多数时期归私人所有。第一次石油危机结束后,为增强政府对油气产业的影响力并确保政府能够即时获取准确的油气市场信息,加拿大政府宣布了多项干预型能源政策。在此基础上,加拿大政府于1975年建立了加拿大合成原油公司、加拿大石油公司等国家能源公司,并于1980推出了旨在保障加拿大能源安全、扩大政府在能源领域所有权和影响力的国家能源

计划 (NEP)。^① 然而, 在其他国家政府和油气公司强烈反对、世界油气价格下跌以及加拿大艾伯塔省政府反对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 NEP 于 1985 年被迫终止。^② 1991 年 7 月, 加拿大政府以每股 13 美元的价格出售了加拿大石油公司的第一批股票, 只保留了该公司 19% 的股份。^③ 2004 年 9 月, 加拿大政府又以每股 64.5 美元的价格出售了该公司剩余 19% 的股份, 由此实现了油气产业完全的私有化。

第二, 在使用权方面, 自加拿大政府出售了加拿大石油公司的剩余股份之后, 其不再直接干预油气产业的发展以及任何油气公司的日常经营。根据《加拿大国家能源委员会法》(2019 年前实行) 及之后的《加拿大能源监管机构法》(2019 年后实行) 中的相关规定, 加拿大政府在能源领域履行的职权仅包括对能源管道进行调节, 对交通、通行费和关税进行监管, 对能源贸易进行监管以及提供咨询服务。^④ 可以说, 其职责主要是监管油气企业是否在政府制定的规则框架下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合法经营。

第三, 在收益权方面, 加拿大政府对油气产业的收益权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其只征收特许权使用费和基本的能源税收, 并没有任何其他的“非税收”收入。具体而言, 加拿大的能源税收制度与其联邦制的政体相关, 税收分为联邦税和地方税 (省税) 两大类。其中, 联邦税中对油气没有单独或额外的税种, 只有少数能源丰富的省份在其地方税中对油气征收了额外的税费。^⑤ 由于联邦政府和各省政府主要通过将开发权租让给私人公司的方式来开发油气资源, 因此, 政府可以

① Miriam Edwards, “Public Choice Theory and Petroleum Policies in Canada, Britain and Norway,”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15, No.3, 1987, p.366; Paul Chastko, “Anonymity and Ambivalence: The Canadian and American Oil Industries and the Emergence of Continental Oil,”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99, No.1, 2012, pp.173-174.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加拿大大使馆经济商参处:《加拿大能源政策的演变》, <http://ca.mofcom.gov.cn/article/ztdy/200606/20060602527126.shtml>, 访问日期: 2023 年 12 月 17 日; Glen Toner and G. Bruce Doern, “The Two Energy Crises and Canadian Oil and Gas Interest Groups,”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Vol.19, No.3, 1986, pp.478-479.

③ Anthony E. Boardman, Aidan Vining, “A Review and Assessment of Privatization in Canada,” Working Paper, 2012,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000172#, 访问日期: 2023 年 12 月 17 日。

④ Justice Laws Website of Canada, “Canadian Energy Regulator Act,” <https://laws-lois.justice.gc.ca/eng/acts/C-15.1/page-5.html#h-1161944>, 访问日期: 2023 年 9 月 4 日。

⑤ 韩世全主编:《国外石油公司改革与管理》, 石油工业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111 页。

在私人公司承担风险的情况下从中获得租金、特许费及税收收入。^①根据 1985 年《能源管理法》第 5 条第 1 款和第 17 条第 1 款的相关规定，加拿大政府按照每立方米金额不超过 350 美元的标准对出口的油气征收出口费及运输燃料补偿回收费。此外，《能源管理法》中第 56 条和 57 条规定，加拿大政府能够对在其境内开发和精炼的石油征收石油补偿税，而第 66 条也规定加拿大政府能够对在其境内加工或消费的国内外石油征收特别税费。^②显然，对油气产品的开发和出口征收税费是加拿大政府从油气产业获益的主要渠道，这与其他实行私人产权的产业别无二致。

第四，在让渡权方面，加拿大政府要求任何股东都不能拥有加拿大石油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20%，在满足以上条件的前提下，加拿大石油公司股份可自由转让。有趣的是，为了规避这一要求，2009 年 3 月，森科公司以 184.3 亿加元的报价对加拿大石油公司进行收购时，两家公司的股东通过股份交换的形式，以 1 股加拿大石油公司的股份换取森科公司 1.28 股股份，使得加拿大石油公司的原有股东获得合并后新公司 40% 的股份，而森科公司的原有股东获得了 60% 的股份。^③由于这一合并程序规避了加拿大政府的上述要求，因此，加拿大政府也并未对这一交易提出异议。加拿大政府对其国内最为重要的加拿大石油公司的股权转让尚且如此放任，对其他更小规模的油气公司也不做实质性的约束。通过对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让渡权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加拿大在油气领域建立了私人产权制度。

四、加拿大产业联盟形态与产权制度类型的政治效应

上述分析表明，加拿大形成了与其他产业联盟实力相对均衡的油气产业联

^① Jennifer Winter, "Making Energy Policy: The Canadian Experience," Working Paper, 2018, https://jenniferwinter.github.io/website/MakingEnergyPolicy_Canada.pdf, 访问日期: 2023 年 9 月 19 日。

^② Justice Laws Website of Canada, "Energy Administration Act," <https://laws.justice.gc.ca/eng/acts/E-6/FullText.html#h-219363>, 访问日期: 2023 年 9 月 19 日。

^③ Suncor, "Petro-Canada Announce Merger," <https://www.cbc.ca/news/business/suncor-petro-canada-announce-merger-1.805258>, 访问日期: 2023 年 9 月 19 日; Reuters, "Suncor to Buy Petro-Canada for \$150 Billion,"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petrocanada-suncor-idUSTRE52M0GY20090323>, 访问日期: 2023 年 9 月 3 日。

盟，并且在油气领域建立了私人产权制度。这使该国在税汇收入、产业补贴、政治竞争这三个领域内效阻隔了“能源诅咒”生成的病理渠道。

第一，加拿大政府并未在税收和外汇收入上严重依赖石油产业。加拿大在联邦层面和省层面推行了分税制，因此，油气公司需按统一的公司税率向各级政府缴纳税款。油气产业的联邦所得税在 1987 年的执行税率为 46%，1987 年为 45%，1996 年为 28.84%，2009 年为 19%，2012 年则降至 15%。油气产业在各省的税率不尽相同，也时常变动，其中油气资源最为丰裕的艾伯塔省所得税率从 1987 年的 11% 增长到 1996 年的 14.5%。截至 2009 年底，加拿大各省的油气所得税税率分别为艾伯塔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 10%、萨斯喀彻温省的 12%、纽芬兰拉布拉多省的 14% 和新斯科舍省的 16%。^① 总体而言，近几十年来，加拿大的油气税率呈下降趋势，并且与同期的其他油气出口国相比税率明显偏低。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的油气税收在其政府收入中的占比也很低。1987 年至今，加拿大能源税占联邦政府总收入基本稳定在 1.7% 至 3.1%。^② 2013—2017 年，在房地产、制造、建筑、金融与油气这 5 大产业中，油气产业纳税额为 110.42 亿美元，仅为金融业纳税额的 49.3%，与房地产业基本持平。^③ 由此可见，加拿大政府并未对油气产业联盟进行过度压榨，石油税收体系也相对稳健合理。

在出口创汇方面，石油产业并非加拿大创汇支柱。首先，能源出口占加拿大出口的总额基本都保持在 6% 至 8%（见图 2）。其次，林业产品、建筑和包装材料出口占加拿大出口总额的比重相对稳定且数值最大，基本保持在 13% 至 16%，成为该国最主要的出口创汇来源。此外，消费品出口占加拿大出口总额的比重于 1992 年首次超过能源出口，此后上升趋势明显，并且基本维持在 7% 至 11%。与上文所述的委内瑞拉和俄罗斯相比，加拿大油气产业的出口创汇情况一直维持在较为健康的水平。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加拿大政府的收入依靠多元化的产业结构，并未强制油气产业贡献超额税汇。

① Jack Mintz, Duanjie Chen, “Taxing Canada’s Cash Cow: Tax and Royalty Burdens on Oil and Gas Investments,” <https://www.policyschool.ca/wp-content/uploads/2016/03/cashcow1b.pdf>, 访问日期：2023 年 9 月 19 日。

② CEIC, “Canadian Energy Tax,” <https://insights.ceicdata.com/Untitled-insight/views>, 访问日期：2023 年 8 月 3 日。

③ ACPP, “Les Aides Gouvernementales au Secteur Pétrolier et Gazier;” (《油气部门的政府援助》) <https://www.capp.ca/fr/explore/subvention/>, 访问日期：2023 年 3 月 25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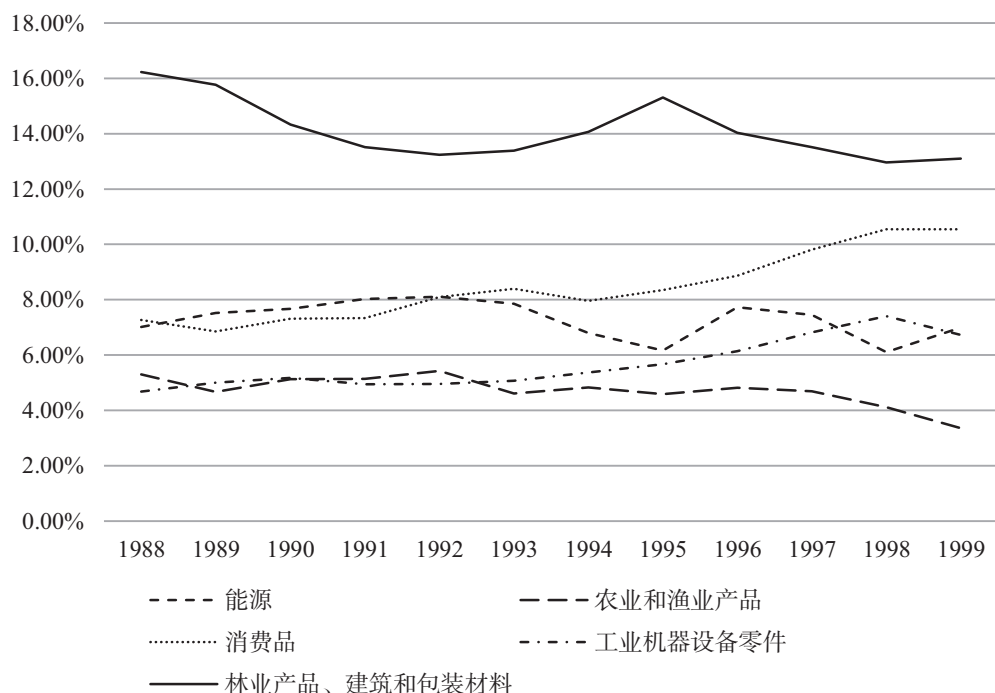


图2 1988—1999年加拿大主要产品出口价值占总出口价值比例

资料来源：CEIC, “Canadian Exports,” <https://insights.ceicdata.com/Untitled-insight/views>, 访问日期：2023年8月3日。

第二，加拿大政府并未片面倚重油气产业联盟承担再分配职能。相反，加拿大政府通过建立艾伯塔省遗产储蓄信托基金等油气基金来促进产业间的均衡发展。^①1976—1982年，加拿大政府将30%的油气税费收入转入艾伯塔省遗产储蓄信托基金，1987年时该基金的资产规模已经达到了127亿美元。^②在该基金加持下，加拿大政府为实现产业多元化发展和产业联盟平衡推行了多项举措。1976—1982年，艾伯塔省遗产储蓄信托基金会总共向其他省的政府提供了33笔总价值19亿美元的贷款，用以改善民生和进行产业扶持。此外，让诸多非油气产业获益的经

^① Gawdat Bhagat, “Sovereign Wealth Funds: Dangers and Opportuniti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4, No.6, 2008, p.1190.

^② Canadian Encyclopedia, “Alberta Heritage Savings Trust Fund,” <https://www.thecanadianencyclopedia.ca/en/article/alberta-heritage-savings-trust-fund>, 访问日期：2023年9月16日。

济基础设施项目也正是在该基金的资助下实施的。^①显然，油气基金已经成为加拿大政府进行再分配的重要依托。

加拿大联邦政府也通过财政均衡化制度，使油气收益为所有省份及省内的主要产业所共享。为了缩小各省之间因资源禀赋等差异而造成的贫富差距，确保所有省份及其产业都能享受到足够的公共服务，加拿大自 1957 年起开始推行财政均衡化政策。该政策以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消费税、财产税和自然资源税这 5 种税衡量各省的财政能力，并以联邦政府税收作为资金为财政能力较弱省份提供补贴。^②自 1965 年以来，得益于充足的油气收益，加拿大艾伯塔省从未收到过均衡化补贴，而是持续通过加拿大联邦政府向其他省提供了大量的均衡化补贴。^③尽管艾伯塔省政府和油气产业联盟对此颇为不满，但这也从侧面表明，加拿大联邦政府具有通过再分配政策来缩小不同地区及其产业发展失衡的较强能力。^④更为重要的是，这一能力还在油气收益的加持下得到进一步加强。

第三，油气产业联盟在以下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很难产生政治干预和寻租腐败行为。一方面，油气产业联盟规模有限。加拿大油气产业联盟虽然能通过向联邦政府或省政府提交简报、与政策咨询小组进行磋商、向议员表达担忧、投放广

① University of Alberta Library, "Alberta Heritage Fund: Blessing Becoming Curse?" <https://era.library.ualberta.ca/items/3e0ae7cd-db74-409c-9ec3-fc9c360409d9/view/3a3897fe-c081-4915-87ab-b66a736e6adc/85.pdf>, 访问日期: 2023 年 10 月 5 日。

② André-Plourde, "Les Enjeux de la Politique Énergétique Canadienne des Années Quatre-Vingt," *Actualité Économique*, Vol. 66, No. 4, 1990, p.394. (《20 世纪 80 年代的加拿大能源政策》，载《经济时事》，1990 年第 66 卷第 4 期，第 394 页。)

③ Vincent Defraiteur, "La Péréquation Financière au Canada : Quelles sont les Raisons de la Difficulté de Réformer cet Élément Essentiel du Fédéralisme Canadien ?" *Revue Gouvernance*, Vol.3, No.2, 2006, p.3. (《加拿大的财政均衡化：改革为何如此艰难？》，载《政府评论》，2006 年第 3 卷第 2 期，第 3 页。); Daniel Béland et André Lecours, "L'Alberta, l'Aliénation de l'Ouest et le Programme Fédéral de Péréquation: Identités Territoriales, Cadrage Idéologique et Inscription à l'Agenda Politique," *Politique et Sociétés*, Vol. 40, No. 3, 2021, p.183. (《艾伯塔、西部异化与联邦均衡化计划：领土认同、意识形态框架与政治议程纳入》，载《政治与社会》，2021 年第 40 卷第 3 期，第 183 页。)

④ Radio Canada, "Les Albertains Votent à 61,7% Pour le Retrait de la Péréquation de la Constitution," (《61.7% 的艾伯塔民众投票支持取消宪法中的均衡化》) <https://ici.radio-canada.ca/nouvelle/1834646/alberta-perequation-referendum-politique-federal-ottawa>, 访问日期: 2023 年 3 月 15 日; Gouvernement du Canada, "Programme de Péréquation," (《均衡化计划》) <https://www.canada.ca/fr/ministere-finances/programmes/transferts-federaux/perequation.html>, 访问日期: 2023 年 3 月 28 日。

告或支持代表其立场的出版物等方式来影响政治或政策。然而，油气产业联盟在影响政策的渠道上与其他产业联盟并无明显的区别，加之其实力相较于后者也没有明显的优势，不足以聚集更多的资源，以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也难以单独影响选举的结果或重要政策的出台。^①

另一方面，私人产权制度下加拿大政府的权力受到严格限制。自然资源部和国家能源委员会是加拿大联邦层面负责能源事务的两个重要机构。其中，前者主要负责能源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后者主要负责能源商业行为的监管。这种政策制定和商业监管相分离的模式，最大程度地降低了加拿大油气产业联盟的政治干预和寻租腐败行为，被认为是世界范围内能源治理的最佳实践。^②此外，《加拿大选举法》也对各产业联盟与政府官员或议员的私人交往进行了严格限定，封堵了两者之间可能形成裙带关系的制度漏洞。^③这些规定基本隔绝了政治家依托油气产业联盟支持并在选举中获得优势的渠道，而油气产业联盟也无法穿透私人产权制度与上述规定的约束进而影响选举结果并得到政治家的政策回报。

总之，与其他产业联盟实力相对均衡的油气产业联盟以及油气领域的私人产权制度均使加拿大在税汇收入、产业补贴、政治竞争这三个领域有效阻隔了生成“能源诅咒”的主要病理渠道，实现了油气产业与非油气产业的协调发展。近年来，油气产业在加拿大 GDP 中的占比基本稳定在 6% 之下（见图 3）。

^① Glen Toner, G. Bruce Doern, “The Two Energy Crises and Canadian Oil and Gas Interest Groups,”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9, No.3, 1986, pp.483-484.

^② Rowland J. Harrison, “The Elusive Goal of Regulatory Independence and the National Energy Board: Is Regulatory Independence Achievable? What Does Regulatory Independence Mean? Should We Pursue It?” *Alberta Law Review*, Vol.50, No.4, 2013, p.758.

^③ Justice Laws Website of Canada, “Canada Elections Act,” <https://laws-lois.justice.gc.ca/eng/acts/e-2.01/FullText.htm>, 访问日期：2023 年 8 月 8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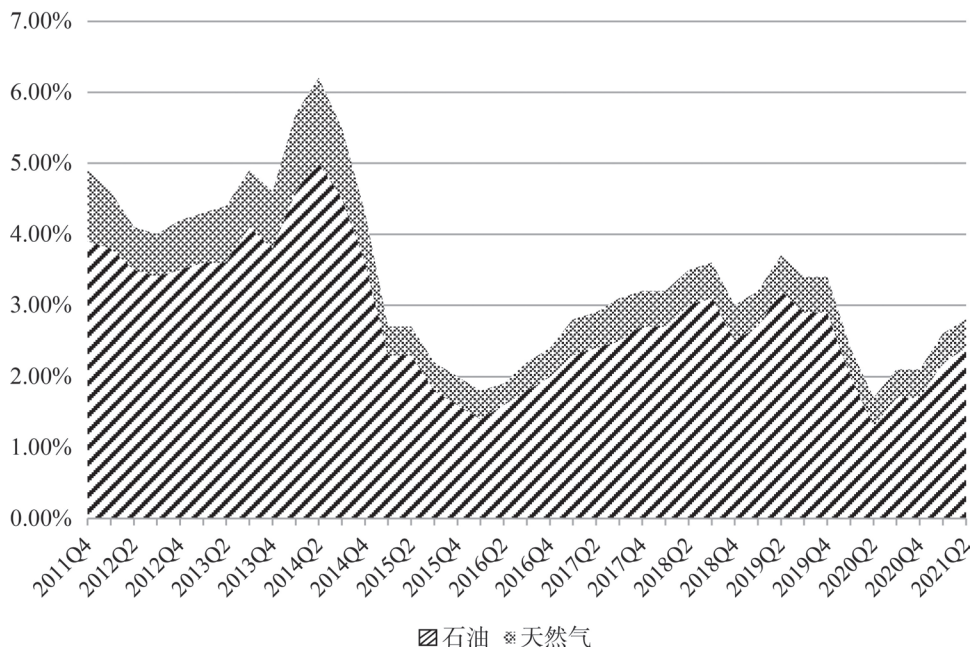


图 3 2011—2021 年油气产业在加拿大 GDP 中的占比

资料来源：Canadian Centre for Energy Information, “Canadian Centre for Energy Information,” <https://energy-information.canada.ca/en/subjects/energy-and-economy>, 访问日期：2023年7月17日。

五、隔绝“能源诅咒”：加拿大协调的能源产业与可观的经济增长

得益于并未出现油气产业畸大的产业结构，并且政府并未形成对油气产业的病态依赖，加拿大有了实现长期稳健经济增长的可能。一方面，近几十年来加拿大从未出现工业化进程受阻的情况，包括可再生能源以及信息与通信技术（ICT）产业在内的更高精尖的产业发展迅猛。另一方面，能源价格波动的负面效应对加拿大的影响十分有限。

其一，油气产业的发展并未拖累加拿大后续的工业化进程，ICT产业和可再生能源的跨越式发展就是绝佳证明。就ICT产业而言，1999年ICT产业创造了433亿加元的GDP，同比增长了20.4%。当年加拿大的GDP实现了4.3%的增长，而该增量的四分之一由ICT产业贡献。同年，加拿大ICT产业的出口额就已

达 308 亿加元，同比增长了 7.6%，占全国出口总额的 8.1%。^①截至 2021 年底，加拿大 ICT 产业内已经涌现出了超过 4.3 万家公司，该产业也被评价为“加拿大本土非常强势的科技产业”。^②

就可再生能源产业而言，加拿大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历经数十年的高速发展，使其成为世界上使用可再生能源范围最广和效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传统能源出口国往往会片面依赖油气出口带来的巨额利润，很容易忽视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发展，但这种情况在加拿大并不存在。自 2006 年起，加拿大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增势迅猛，新增装机容量从当年的 7.3 万兆瓦增长到 2018 年的 10.0 万兆瓦。^③2018 年，可再生能源在加拿大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已经达到了 16.3%，而在同年，可再生能源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中的一次能源消费的平均占比仅为 10.5%。2019 年，加拿大约 65% 的发电量来自水力、风能、太阳能和潮汐能等可再生能源。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的预测，加拿大 2023 年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预计将比 2016 年增加 8%，该产业的规模和产值还将进一步增长。^④由此可见，加拿大的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丝毫没有受到油气产业蓬勃发展的挤压。

其二，得益于产业布局均衡，加拿大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油气价格波动对其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当油气价格长期处于高位时，加拿大油气收入的迅速增加并未挤占其他产业的发展空间，也未出现明显的“荷兰病”效应。譬如 2002—2008 年，世界石油价格由 25.02 美元每桶上涨到 97.26 美元每桶，涨幅高达 289%。^⑤石油价格的高涨极大地刺激了加拿大油气产业的发展，该国的信息和通信产业、金融与保险业等非油气产业同样实现了高速增长（见图 4）。可见，在世界油价上涨的背景下，加拿大油气收入的增加并未挤占其他产业的发展空间，这与“荷兰病”效应的预期截然相反。

① 刘军：《列国志：加拿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63—164 页。

② 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 “Canada—Country Commercial Guide,” <https://www.trade.gov/country-commercial-guides/canada-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s-technology-ict>, 访问日期：2023 年 9 月 12 日。

③ Government of Canada, “Renewable Energy Facts,” <https://www.nrcan.gc.ca/science-and-data/data-and-analysis/energy-data-and-analysis/energy-facts/renewable-energy-facts/20069>, 访问日期：2023 年 8 月 19 日。

④ Christoffer Wadströma, Emanuel Wittberg, Gazi Salah Uddina, Ranadeva Jayasekera, “Role of Renewable Energy on Industrial Output in Canada,” *Energy Economics*, Vol.81, 2019, p.628.

⑤ British Petroleum,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https://www.bp.com/en/global/corporate/ener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of-world-energy.html>, 访问日期：2023 年 8 月 18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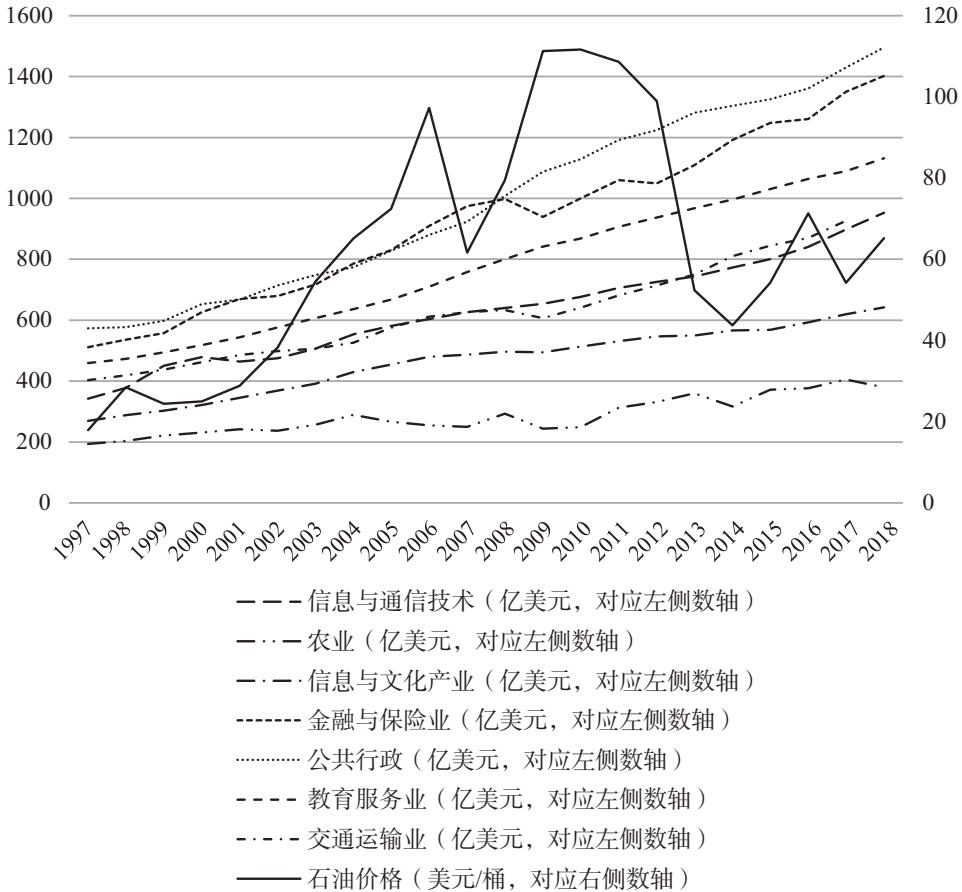


图 4 1997—2018 年加拿大非油气产业产值与世界油价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Statistics Canada,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at Basic Prices, by Industry,” <https://www150.statcan.gc.ca/t1/tbl1/en/cv.action?pid=3610040101>, 访问日期：2023年9月9日；British Petroleum,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https://www.bp.com/en/global/corporate/ener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of-world-energy.html>, 访问日期：2023年8月18日。

当石油价格长期处于低位时，加拿大多元化的产业结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担石油收入，并减少对其经济的冲击，避免了货币大幅贬值和国家债务危机。2012—2016 年是最明显的石油价格下降期，该时段世界油价从 111.67 美元 / 桶下降至 43.73 美元 / 桶，累计降幅达 60.8%。同期按照 2015 年不变价格美元计算的加拿大 GDP，由 1.47 万亿美元上涨至 1.57 万亿美元，石油价格的大幅下跌并未

明显地影响到加拿大经济的增长趋势。^①在汇率方面，加拿大元的有效汇率指数（Canadian-Dollar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Index）较为稳定，在 108.37 至 121.25 的区间内小幅波动。^②在政府债务方面，同期加拿大联邦政府的每月债务在 5677—6310 亿加拿大元。^③而其年度债务占 GDP 的比重由 85.4% 缓慢上升至 91.73%，年均增长率为 1.8%。^④由此可见，石油价格长期处于低位并未对加拿大经济增长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总的来看，由于加拿大产业布局均衡、油气产业并非畸大发展，这使得加拿大能够很好地应对石油价格波动的负面影响，有效地保障其经济的平稳增长。

总之，在油气产业蓬勃发展的加持下，加拿大经济取得了良好的增长局面。“宾大世界表”项目的数据显示：2019 年，加拿大的人均 GDP 高达 49884 美元，相较于 1960 年增长了约 224%。^⑤世界银行的数据也显示，1999—2020 年，加拿大人均国民收入不仅常常高于英国、法国、日本、韩国等发达经济体，更远高于巴西、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家（见图 5）。通过考察近年来加拿大的人均 GDP 增长和人均国民收入增长和情况，我们可以发现，加拿大依托油气大规模开发和出口实现了长期、持续和稳健的经济增长。显然，加拿大隔绝了“能源诅咒”。

① World Bank, “GDP (Constant 2015US\$) -Canada,”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KD?locations=CA>, 访问日期：2023 年 8 月 18 日。

② Statistics Canada, “Monthly Average Foreign Exchange Rates in Canadian Dollars,” <https://www150.statcan.gc.ca/t1/tbl1/en/tv.action?pid=3310016301>, 访问日期：2023 年 10 月 23 日。

③ Statistics Canada, “Monthly Central Government Debt,” <https://www150.statcan.gc.ca/t1/tbl1/en/tv.action?pid=1010000201>, 访问日期：2023 年 10 月 23 日。

④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https://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GGXWDG_NGDP@WEO/NOR/ISL/DNK/SWE/VEN/MEX, 访问日期：2023 年 9 月 17 日。

⑤ Groninge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entre, “Penn World Table Version 10.0,” <https://www.rug.nl/ggdc/productivity/pwt/>, 访问日期：2023 年 1 月 7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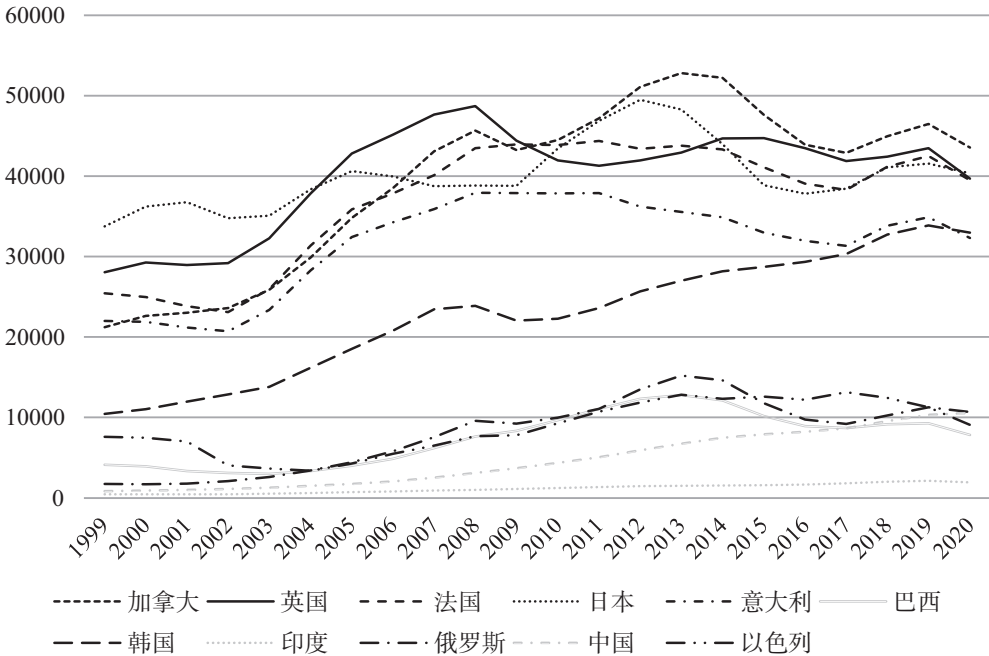


图 5 1999—2020 年加拿大和部分其他二十国集团成员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单位：美元）

资料来源：World Bank, “GDP Per Capita (Constant 2010 US\$),”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PCAP.KD>, 访问日期：2023年2月6日。

六、结论

加拿大能够有效隔绝“能源诅咒”，根本原因在于它较早地开启了经济现代化进程，逻辑在于：加拿大于 19 世纪 40 年代开启了经济现代化进程，这使得其政府并未大规模推动和干预油气产业的发展，由此形成了与其他产业联盟实力相对均衡的油气产业联盟，并在油气领域建立了私人产权制度。因此，加拿大油气产业从未缴纳超额的税收和外汇，从未直接向其他产业提供过度的补贴，并且未能影响加拿大的选举。可以说，加拿大隔绝了普遍存在于其他能源出口国的“能源诅咒”病理渠道，该国的产业协调发展，并且形成了多元均衡的产业布局。这使得加拿大能够继续推进工业化进程和产业升级，另也能够有效缓解能源价格波动的负面效应，最终实现了经济持续高质量的增长。

在先前的研究中，笔者尝试通过理清挪威经济增长的产业逻辑与历史经验，以此探索能源丰裕国隔绝“能源诅咒”的原因。^①然而，用对挪威的单个案例研究去揭示能源丰裕国隔绝“能源诅咒”的一般性逻辑，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变量太多、案例太少”的因果推论根本问题”。^②对此，本文通过对加拿大隔绝“能源诅咒”的过程追踪分析，不仅再次检视并验证了以经济现代化始点为自变量，以及以产业联盟形态与产权制度类型为中间变量的分析框架的有效性，还有助于建立起对该分析框架外部效度（External Validity）的信心。

最后，需要汇报本文的未尽之处。一方面，本文基于上述分析框架开展论证，不可避免地导致对加拿大隔绝“能源诅咒”原因的讨论是以分析框架为边界。正因为暂时性地忽略了对加拿大隔绝“能源诅咒”的其他可能原因及其机制的讨论，本文必然面临着诸多竞争性解释的挑战。另一方面，加拿大本来具有更好的经济发展基础，即便没有能源开发的加持，该国也理应取得更理想的经济增长绩效。本文并未在实证层面认证加拿大经济的增长情况。在后续的研究中，笔者不仅需要尝试发掘能源开发有助于加拿大经济增长的更多学理逻辑，还需要运用合成控制法在实证层面进一步检视能源开发的边际影响。

（责任编辑：任康钰）

① 宋亦明、吴泽平：《挪威隔绝“能源诅咒”的现代化基础与产业逻辑》，载《欧洲研究》，2023年第2期，第109—137页。

② Paul Holland, “Statistics and Causal Inferenc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Vol.81, No.396, 1986, pp.945-960.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and theory of Xi Jinping New Era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iu Lixing, MA Student at the School of Marxism,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whose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localiz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Analyzing Australia’s Commitment to a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within the Indo-Pacific Context (117)

Zhao Chang

【 Abstract 】 The concept of a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has historically been a cornerstone of Australia’s foreign policy within its Indo-Pacific strategy, serving as a key objective. Australia’s adherence to this policy framework is driven by three diplomatic ambitions: firstly, to affirm its international standing as a “middle power”; secondly, to vie for a leadership role in regional affairs; and thirdly, to ensure the freedom of navigation along international sea lanes. However, the reliance on the United States as a principal partner in this order has exposed certain limitations. These include a discernible tension between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s of Australian and U.S. foreign policies, significant disparities in their economic interests, and mounting scrutiny over the perceived equitability of the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In light of these challenges, Australia has found itself at a juncture necessitating a recalibration of its foreign policy. This shift presents a strategic window for thawing Sino-Australian relations and enhancing China’s diplomatic milieu in its periphery.

【 Key Words 】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Indo-Pacific Strategy, Sino-Australian relations

【 Author 】 Zhao Chang,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Australian Studies Center,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focuses on research in Australian diplomacy and Asia-Pacific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luding the Energy Curse: An Analysis of Canada’s Approach through Economic Modernization, Industrial Alliances and Property Rights (132)

Song Yiming Chen Fulin Jiang Xinchun

【 Abstract 】 Canada stands out as a notable exception among energy-exporting nations for

its ability to foster significant economic growth without succumbing to the “energy curse” — a phenomenon where resource-rich countries experience economic stagnation or decline instead of prosperity.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Canada has evaded the energy curse, employing a framework that considers economic modernization as the initial independent variable, and the configuration of industrial alliances and the nature of property rights systems as mediating variables. Canada's early embrace of modernization set the stage for a distinctive development trajectory. The country's industries evolved autonomously following a “natural” model, with the government exercising minimal intervention in the oil and gas sector. This hands-off approach led to a relatively balanced interplay among various industrial alliance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regime within the energy domain. Consequently, the Canadian oil and gas industry has not been burdened with excessive taxation or foreign exchange obligations. Nor has it been a source of disproportionate subsidies to other sectors or a player in electoral politics and political patronage. This strategic positioning has enabled Canada to circumvent the three typical pathologies associated with the energy curse, fostering a diverse and equitable industrial structure. As a result, Canada has not only maintained its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dustrial progression but has also mitigated the adverse impacts of volatile energy prices, thereby achieving sustained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growth.

【 Key Words 】 energy curse, Canada economic modernization, industrial coalitions, property rights system

【 Authors 】 Song Yiming, Ph.D. in Political Science,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iplomacy,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focuses on research in political economy of energy and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Chen Fulin, Graduate Student at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focuses on research in politics and economics in Canada; Jiang Xinchun, Graduate Student at Paris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ciences Po Paris, focuses on research in French linguistics and Francophone area studies.

区域国别学刊

QU YU GUO BIE XUE KAN

— 双月刊 —

学术顾问：钱乘旦 张蕴岭 周弘

主编：杨丹

执行主编：孙文莉

副主编：王展鹏

编辑部主任：张颖

编委（按姓氏笔划排列，外籍编委按姓名音序排序）：

马怀德 王延中 冯仲平 宁琦 刘伟 李希光 沈卫荣

陈志敏 林毅夫 罗林 姜锋 姜景奎 高祖贵 唐士其

崔洪建 彭龙 韩东育 薛澜 马克林（Colin Mackerras）

恩里克·杜塞尔·彼特斯（Enrique Dussel Peters）

金仁喆（In Chul Kim） 伊琳娜·克拉耶娃（Irina Kraeva）

安乐哲（Roger T. Ames）

编辑部成员（按姓氏笔划排列）：

牛华勇 史泽华 任康钰 刘荣 孙文莉 李蕾 张颖

周鑫宇 潘多

英文审校：王文丽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19号国际大厦906室《区域国别学刊》编辑部

本刊获北京外国语大学“双一流”建设经费资助

目 录

	区域国别学科建设
5	关于区域国别学发展的一些看法：世界史学科的视角 / 陈晓律
14	中、德两国区域国别研究核心概念及研究方法比较 / 张 磊
	区域问题
33	中东欧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研究——兼论与中国的合作机遇 / 曹鸿星 艾 昱
59	拜登政府北极战略评析 / 杜晓杰
	全球治理
75	基于数据主权视角的全球治理机制建构——挑战、导向与路径 / 熊震浩 孔祥宁
	国别研究
91	马克龙非洲政策的内核、调整和特点 / 王 战 徐冠男
99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巴西的阐释与传播现状研究 / 崔艳红 刘力行
117	印太视域下澳大利亚“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外交政策探析 / 赵 昌
132	加拿大何以隔绝“能源诅咒”？——基于“经济现代化—产业联盟— 产权制度”的分析视角 / 宋亦明 陈福临 蒋欣辰
154	英文摘要

CONTENTS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of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5	Reevaluating the Evolution of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with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History <i>Chen Xiaolü</i>
14	Core Concepts and Methods of Area Studies in China and German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i>Zhang Lei</i>
	Regional Issues
33	Evaluating the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Countries and Prospects for Sino-CEECs Cooperation <i>Cao Hongxing Ai Yu</i>
59	Evaluating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Arctic Policy <i>Du Xiaojie</i>
	Global Governance
75	Toward a Data Sovereignty-Based Global Governance Framework: Challenges, Directions, and Strategies <i>Xiong Tinghao Kong Xiangning</i>
	Country Studies
91	The Essence, Evolution, and Distinctiveness of Macron’s African Policy <i>Wang Zhan Xu Guannan</i>
99	Interpreting and Disseminating the Concept of a Global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 Brazil <i>Cui Yanhong Liu Lixing</i>
117	Analyzing Australia’s Commitment to a “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 within the Indo-Pacific Context <i>Zhao Chang</i>
132	Eluding the Energy Curse: An Analysis of Canada’s Approach through Economic Modernization, Industrial Alliances and Property Rights <i>Song Yiming Chen Fulin Jiang Xinchen</i>
154	Abstracts

区域国别学刊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双月刊

2024年第2期（第8卷·总第40期）

No. 2 (2024) (Bimonthly)

Compiler: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the Journal of

COUNTRY AND AREA STUDIES

Address: No. 19, North Xisanhuan Road,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P.R. China, 100089

E-mail: rgd@bfsu.edu.cn

Tel / Fax: 86-10-88818973

主管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

出版单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印刷单位：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单月25日

国内统一刊号：CN10-1897/D

邮发代号：80-308

国外代号：BM9394

定价：40.00元

ISSN：2097-2733



ISSN 2097-2733



9 772097 273247